



凡人俗事也有情

一个医学教授的人生随笔

陈百先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凡人俗事也有情

一个医学教授的人生随笔

陈百先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凡人俗事也有情/陈百先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349 - 2

I. ①凡... II. ①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500 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特约编辑 陈莉莉

封面装帧 孙瑜

凡人俗事也有情

陈百先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4.5 插页 8 字数 468,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349 - 2/I · 795

定价 48.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怀有平常心的人们：

☆ 母亲即是佛。

☆ 淡定的人生来自于平常心。

☆ 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老，靠自己最可靠。

☆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 解脱自己的最好途径是先帮别人解脱。

☆ 用感恩心做人，用报恩心做事。

☆ 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

☆ 每个人都有“心虫”，要常常清理。

☆ 认真的人改变自己，坚持的人改变命运。

☆ 感谢给你带来逆境的众生。

—— 摘自《人生应该悟一下》



序 一

百先是我的表兄，比我大四岁。少年时代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特别是1952年在南京花露岗我们的故居里，由外婆阿巴带领着我们众表兄弟姊妹度过的“大家庭”生活，更使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百先从小就是一个性格开朗、活泼顽皮的小孩，对花草昆虫特别感兴趣。由于“玩心”重，所以从一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时，就表现得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二姨爹（百先的父亲）教他算术，他对加法、减法不感兴趣，但对算术书上画的图例如小樱桃啦，苹果啦，昆虫啦，却十分喜欢。后来上学了，他的算术成绩一直不好，但是他并不在乎。百先从小喜欢画画，在我上小学一年级之前，他就比一般的孩子画得好了。我把他画的孙悟空、列宁像夹在书本里，收藏起来。在我们大家一起玩耍时，他总是能想出许多怪点子和新花样。他讲故事时常自我配音（根据故事情节，用嘴哼出不同的音乐），像电影里音乐配音一样。

由于他的成绩在外婆的几个外孙中最不优秀，因此大家常嘲笑他，他也不生气。尽管如此，他在精神上不但自卑，反而倒常是自负，在他的心里，似乎从小就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对未来他并不担心。他在读小学时，有位教美术的蔡老师知道他数学不好，曾对他说：“数学成材是靠知识积累，而艺术成材很大一部分因素决定于天赋和灵气。你在画画上好好努力一定会成为一个艺术人材的。”

中学时代，他的数学成绩略好了一些，但他对文科的兴趣，远远超过数学，对画画的兴趣也更浓厚了。暑假、寒假、课余，他都在自习画画。因为家境不宽裕，难得有观看画展的机会，他就十分珍惜。记得有一次他参观了“齐白石画展”，回来后十分激动，买了几张齐白石画的小画片（印刷品），照着临摹，画中的牵牛花和蜻蜓深深吸引着他。他那时画画可说是无师自通，又没有钱去买纸笔。画国画要好的毛笔和宣纸，对他这个中学生来说都是办不到的。他有时去福州路专卖国画用品的“杨振华笔庄”买几支处理的秃笔和碎墨，回来后当宝贝一样舍不得用。

百先是个善良的孩子，在高中一年级时，他的姐姐渝儿的肾炎病加重了，当他听说渝儿姐的肾功能只有普通人的5%时，他的心沉下去了。每天放学他都匆忙赶回家，为卧床的姐姐煎药、端茶，陪在姐姐身边，说着学校里的趣事，逗她开心。渝儿姐由于尿毒症，性情变得烦躁易怒，他总是微笑着脸耐心地照顾着她。后来姐

姐病逝了，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他说：“渝儿姐真可怜，读书那么用功，一心想将来像爸爸那样做个教师，但苍天无眼，这样的愿望都没有让她实现，疾病就夺去了她十八岁的生命。”听说美国当时已研究出肾移植疗法，百先惋惜地说：“要是中国也能肾移植那该多好，我一定捐一个肾脏给渝儿姐。”按照百先母亲的意愿，渝儿姐安葬在了江湾公墓，百先去扫墓时说：“我要是将来能做一个医生，我一定好好研究肾炎这个病。”

百先高中毕业了，在和家人共度“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中迎来了1961年的夏天，百先将要迎接高考了。说起百先的高考，真是一个奇怪的经历。进入高三后，许多同学都紧张起来，做习题、温功课，学校也开设了一些化学、物理、数学的辅导课。但是百先那时一心想考艺术院校，就在家自修绘画。高三下学期的最后一点课程上完后，许多同学已不到学校里来了，在家日夜复习，除非学校上“高考辅导课”发各种复习提纲，大家才到学校来。百先和他的也是一心想考艺术院校的徐同学在家里研习绘画。他们一不听辅导，二不做习题，当然是完全放弃考普通大学的打算了。

艺术类院校比一般大学提前三周考试，百先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徐同学报考了浙江美术学院，可是天公不作美，发榜那天他和徐同学双双名落孙山了。面对着这无奈的结果，他和徐同学商量着：“今年的失败，完全是错估了形势，中央美院在上海只招两名学生，浙江美院也只招四名。报考的人中有不少是画家的子弟，我们的画又没受过正规的训练，我们要总结经验，明年再考。”

落榜后的第二天，他和徐同学去学校看看，正遇上大家在填写报考普通大学的报名表。班主任走过来问：“怎么样，要不要试一试？”他和徐同学一脸苦笑，他们知道班主任是好心，但听起来总觉得带点嘲笑的口气。不管怎么说，他们接下了表格，两个人坐在角落里，边商量边填写。百先说：“我除了画画外，就是想当个医生，管它考得取考不取，就报考医学院吧！”徐同学说：“那好，我也报医。”就这样他俩将表格填好交了上去。

离高考的日期还有一周不到一点，百先想，总得做点准备呀！他将积满灰尘的物理、化学、生物等书本找出来，分别花了两天时间将书中的公式整理出来写在纸上，对每个公式的原理、换算进行了复习，但已无时间做习题了。语文和外语一个字也没看，就靠平时的底子了。

高考是在复旦大学进行的，百先思想上一点也不紧张，他想本来对这个考试就不抱什么希望，只想明年再考艺术院校时一定要打好有准备的仗。考试结束了，百先讲：“题目还好，并不太难呀！反正大部分我都做出来了，对不对，听天由命吧！”他还是一脸的无所谓。发榜了，他接到了“上海铁道医学院医疗系”的录取通知

书。就这样，他走上了一个医生的道路，艺术永远成了他的一个业余爱好。对百先来讲，这是人生旅程上的一个重大的阴差阳错，但是天生的灵气和富于创造的思维，使他在后来的医学事业中受益匪浅。

有人说百先是碰运气考上的，百先自己说：“我是凭‘真才实学’考上的。”不管怎么说，虽然铁道医学院并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当时高考，五个中取两个的录取率，考上大学也是不容易的。后来百先常说这个命运的转变大概是渝儿姐在天之灵促使的。

百先做什么事都不愿意落俗套，总想努力创新，别具一格。他西医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劫难时期，他看了一些中医书籍，认为这古老的自然疗法，充满了人体科学的哲理，在理论和临床上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他决定今后以中西医结合的视角来开展中医工作。于是他在上海师从全国著名中医学家颜德馨教授，又到成都中医学院去进修中医。数年后，也许又是凭借他与众不同的思维方法和努力钻研的精神，他在中医领域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成了上海名牌大学之一的同济大学的医学教授，在教学、科研、临床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百先说：“现在人们在探讨人才培养中‘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问题，依我看两者结合最好。”

光阴如箭。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我们都退休后，经常有时间相聚在一起，大家兴致勃勃地回忆着我们的童年，回忆着故居花露岗，回忆着已故的长辈亲人，这回忆给大家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最近百先将他写的本书第一部分《石头城里忆童年》的书稿给我看，看后我十分感动和激动。这本书写出了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故居，那个童年。我将珍藏这本书，像小时候收藏百先画的列宁像和孙悟空画一样，不同的是这次收藏是永久的。

百先邀请我为他的这本书写一篇序，我不知该如何写，就以此充作序吧！

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前院长、教授 雍正正

2010年1月

序 二

陈百先教授是沪上名医。他的病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富于爱心、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师。我曾亲眼看到很多在外院求诊无效，几近绝望的患者经陈教授诊疗后绝处逢生，重新点燃了生命之火；我也曾听到不少患者家属，诉说陈教授为他们身患重病的亲人出诊，不辞辛苦、不收任何费用的动人故事。

陈百先教授的学生都知道，他是一位学识渊博，诲人不倦的老师。同济大学医学院是所西医学院，那些大学七年制的高才生们，以全新的西医学眼光来审视“中医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要想吸引他们，要想让他们接受中医这深奥难懂而充满自然哲学、人文内涵的医学理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成为他们钦佩的授课老师了，然而陈百先教授做到了。他的教学质量被学生们连续多年评为“A”，他在授课结束后，有不少同学向他询问可否报考他的研究生。

陈教授原本也是西医大学毕业，可是毕业不久他就改弦易辙了，在上海全国著名中医学家颜德馨教授处进修中医，后来成了一名中医医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两个医学理论与临床本质比较后作出的选择。”陈教授从事中医学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四十余年，他以自己的独创思维和执著追求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领衔的科研小组在国内外首次以微量药物追踪的实验方法证实了穴位经络给药途径的存在，为最终揭示经络的本质作出了重要贡献，此项研究获得了美国首届国际人体科学研究大会的奖牌。他潜心研究中医药治疗肿瘤疾病的理论与临床，以极大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救治了大量中晚期癌症病人，使他们的生命质量得到改善，生存时间得到延长。他主持的“蓖麻籽提取物抗肺癌的实验研究”也引起国际医学界的注视，论文被刊登在世界著名生物医学刊物《Biological Abstracts》上，他主持的“白细胞减少症的中医疗法”被上海市卫生局评定为“市特色专科诊疗项目”。陈教授在教学、临床工作之余还热心于医学科普宣传工作，多年来他在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各个社区讲授中医养生课共二百余场，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和好评。

由于陈教授在中医防治肿瘤方面的杰出工作，普陀区政府授予他华佗奖，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他“医学终身成就奖”。1997年通过博士资格评鉴及SEL考试，由美国世界传统医学科学院（WTHO）授予他博士学位。2001年被台湾中山医学科学研究院特聘为该院院士。并于2002年后连续五年担任国家出国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评审专家。然而在陈教授获得的诸多荣誉中，他最看重的还是来自普通患者的

赞誉，用陈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对一名医生来说，这是比什么都珍贵的最高荣誉。”

陈教授很忙，专家门诊、特需门诊、教学任务以及公益活动，我一直很惊讶陈教授充沛的精力和老而弥壮的追求。陈教授是一个极富情趣的人，他在四十年繁忙的医务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自习绘画，使他潜在的艺术灵气得到了升华，终入佳境，如今他已是上海东方书画院的一级画师。所以我也一直很钦佩陈教授的多才多艺。

大概是一年多以前吧，我听陈教授讲，他想写一写自己在南京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因为这是他“不可忘却的一段记忆”。听了这番话后，我当时并没有怎么太在意，因为我觉得对他这样一位“大忙人”来说，这计划很可能只是“嘴上谈兵”而已。所以在2006年的岁末，当我面对一大摞配以插图的《石头城里忆童年》（本书第一部分）的文稿时，我是很惊讶的……我惊讶陈教授的“忙中偷闲”，更惊讶陈教授不俗的文笔和“朝花夕拾”时那种永不泯灭和藏也藏不住的童心和爱心。读着他的书稿，童年陈百先和他的姐弟们的手足之情，以及他在故居花露岗和表兄弟们及老人们的亲情，深深感动了我，引起我对自己童年的回忆，在情感上产生了极大的共鸣。读完书稿后我知道随着遥远的童年、少年时代的消逝，陈百先和陈凯先兄弟俩，已走过了自己的大半个人生，如今他们可说是事业有成，陈凯先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百先成了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我掩卷沉思：陈百先当年读书时，并无“素质教育”一说，那么他的“出息”得益于什么呢？是命运、机遇、天赋、勤奋，还是良好的家庭教育？这看来是一个见智见仁，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行笔至此，我想再就上文所讲的陈百先教授身上那种“永不泯灭和藏也藏不住的童心和爱心”讲几句。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常常为现在的孩子失却童心，缺乏爱心而忧虑，更常常为现在的年轻人一脸世故地嘲讽他的长辈“天真”而悲哀。是我们教育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社会、家庭，包括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人们走进了误区？不知道有幸读到此书的读者，能否从这本作者用心用情写就的书中得到些启示。

高级教师 王纪铨

2010年2月

自序

在美国的历史上曾有过两个家族，一个是爱德华家族，他们的祖上爱德华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哲学家，他注重对子女的文化教育，后来他的八代子孙中出了十三位大学校长，一百多位教授，八十多位文学家，二十多位议员和一位副总统；而另一个家族是祖克家族，他们的祖上祖克是个缺乏文化教养的赌棍和酒鬼，他的八代子孙中有三百多名乞丐，七个杀人犯和六十多个盗窃犯。我的家族虽然不能和爱德华家族相比，但从外公到外婆，从父亲、母亲到大姨、姨父他们都非常重视读书做人，讲究文化修养。我从小时候起就一直在接受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我的外婆生了两个女儿，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大姨。外公原名叫冯丁甲，因仰慕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后改名为冯秀甲。外公早年作为清朝留洋学生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攻读物理化学。回国时因辫子剪去，曾引起外婆恐慌，四处去买假辫子。外公一心想以科学报国，回国后，他搞过金融，做过商务，也进行过一些物理、化学方面的研究和实验，想发明一些对国家和国民有用的东西。可惜壮志未酬，在他三十九岁时，因胃出血而病故了。母亲和大姨从小在外公的教育和培养下读书学习，后来母亲从南京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堂毕业，大姨从师范学堂的高中部毕业。民国十七年大姨嫁给了从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留学回来的大姨父，母亲在抗战时期的1939年嫁给了从武汉中华大学毕业的父亲。所以叙起身世来，我们家应也是书香门第了。

1934年，大姨父出资在南京城西花露岗建造了一座有两进房子，外带前后两个花园的别墅。那时母亲还未出嫁，和外婆、大姨一家住在一起，过了三年太平日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母亲、外婆和大姨全家就西迁了，一路逃亡到四川，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艰难的八年抗战岁月。母亲是在成都结的婚，不久就先后生了渝儿姐、我和凯先弟。

1945年抗战胜利，重回南京花露岗的时候，我们陈家已是五口之家了。大姨父姓雍，大姨原有五个孩子，回南京后又生了正正表弟，所以我有六个表兄弟姊妹。这样外婆就有了九个外孙和外孙女，两个家庭人丁兴旺。当时还有表舅一家，他们家没有小孩，只有舅舅、舅母、姨公和姨婆四个人。就这样我们三家人组成了花露岗这个大家庭。

又过了三年，南京临近解放，雍家和我们陈家便迁居到了上海，在上海住了四年。1952年夏天，因父亲赴南京钟英中学任教，外婆为了便于照顾两家的小孩，于是带了我们家的三个孩子和庆庆、正正表弟一起重返南京花露岗故居，加上原先留在南京的三表哥、

二表姐，此时外婆的身边共有七个外孙和外孙女。我们两家孩子在一起吃、穿、住，过起了真正的大家庭的生活，正是这段时期的生活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但是这大家庭的生活时间并不长，1953年夏天庆庆、正正表弟在外婆的带领下又回上海定居，三表哥、二表姐也分别考上大学离开了南京。花露岗只剩下父亲带领我们三个孩子，还有舅舅一家和叶二姨爹叶二姨妈一些老人。花露岗的童年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叶二姨爹和叶二姨妈是一对可怜的老人，他们是阿巴的远房亲戚，在我们1952年重返花露岗故居之前就已住在花露岗了。他们没有儿女，仅靠居民委员会每月每人六万块钱（旧币相当于现在的六元钱）补贴生活，父亲就请他们夫妇照顾我们三个孩子，每月给他们一些补贴。叶二姨爹小时候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熟悉中国古代历史，特别对朱元璋似有“研究”，能讲许多历史故事，但大多是“野史”。叶二姨爹一辈子没有正式做过什么事，不过在他身上，可看到不少“绍兴师爷”的派头。他穿长衫，抽水烟，很有明清遗老的风度，尽管晚年贫困，但长衫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他和叶二姨妈住的房间里有一套“橙红色”的红木家具，这套家具我想一定是他爸爸留给他的，即使很穷了他也舍不得卖掉。两位老人很喜欢我们三个小孩，和我们在一起说说笑笑，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自从阿巴、源哥、三姐、庆庆、正正走了以后，我们就与两位老人共数朝夕，亲如一家了。我们一直住到1954年夏天，才离开了南京，告别了故居花露岗，也告别了我们的童年，带着对故居深深的眷恋和对后来永远未再见面的那些老人们的亲情，开始了我们人生旅途上新的旅程。

我的外婆徐梅卿是个“文化人”，从小我们就叫她阿巴。外婆一生爱读书，能吟诵很多唐诗宋词。我小时候，常听她用特有的南京语调吟诵“丁丁漏水夜何长，漫漫轻云露月光。秋逼暗虫通夕响，征衣未寄莫飞霜”。现在想来，大概外婆是常以这首诗来寄托当年她对在日本留学的外公的思念的吧。外婆枕头边总是放着书，记得有《三门街》、《笔生花》、《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文革”期间实在无书可看时，外婆就看《支部生活》。外婆的古汉语基础很好，又十分注重我们的成长，我们从小受的家庭教育有许多是来自外婆的。外婆在八十五岁时作古了，对于外婆来说，她的八个外孙和外孙女（渝儿姐在十八岁时因病去世了）后来都成长得很有出息，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为船舶工程师，有的成为大学的院长、教授，还有的在美国成了华人实业家。其中最应令她老人家欣慰的是凯先弟，他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我与弟弟相比，当然要惭愧多了，无论在做学生时的成绩还是后来的事业，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由于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阿巴常跟我讲“天道酬勤”的故事，她说：“曾国藩是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满腹学问。但他小时候的天赋却不高。有一天在家背诵一篇文章，不知重复朗读了多少遍，还是背不出。那时有个贼正躲在屋角，他想等

曾国藩睡觉后好偷东西。可是等啊等，曾国藩就是不睡觉，还在那里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于是大怒，跳出来骂道：“这种水平还读什么书？”然后就一字不差地将那篇文章背诵了一遍，接着扬长而去。这贼比曾国藩聪明，听过几遍就能把文章背下来，但是贼不学好，有了学问也没有用。从此曾国藩更加努力学习，‘以勤补拙’，最后成为大学问家。”这故事虽然有些滑稽，但曾国藩小时候天赋不高，通过艰苦努力终获成功的例子却激励了我一辈子。

也许正如一些教育家所说，人的智力天生有“形象思维型”和“逻辑思维型”之分，有人对艺术形象具有特别的灵感，有人对枯燥的公式、乏味的数字表现出超常的天才。可是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不管你的智力天生如何，你都得学好每门功课，否则就不是好学生。我是不是属于那种“形象思维”有灵感的人，我不知道，但是属于“逻辑思维”特别低能的人，这似乎是无需怀疑的。我从小酷爱绘画艺术，一心只想当画家，对数学一直视为“洪水猛兽”，所以就一直成不了三好学生。后来也许是因为渝儿姐病故的悲痛和思念，激活了我驽钝的大脑，在接受“应试教育”的同时，我始终在为自己寻找一条自我“素质教育”的成长之路，多年“以勤补拙”的努力，我最终成了一名医生，并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任中医学教授和主任医师。现在回想起来，我走过的人生之路虽然充满了很多偶然性，但偶然之中是否也有必然的因素呢？我读书时没有“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说法，但适合自己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这看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当然，怎样来看待自己呢？这并不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我写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石头城里忆童年》只是为了儿时不该忘却和无法忘却的纪念。

写完《石头城里忆童年》的书稿后，正正表弟说：“你何不再写点你的‘后来’。”我想这‘后来’是很难写的，写多了，写细了，就变成自传和回忆录了。我的自传谁人看？大凡写这类东西给人看的，应都是伟人、奇人、强人、明星……我是个平庸的人，又是个某种程度上不肯趋炎附势、自鸣清高的人，这样的人生有什么可展示给世人的呢？我曾含泪读过居里夫人的，白求恩的，傅雷的传记，那是些真正不朽的人生。

但是后来我转而一想，要写也还是有些东西可写的。我是属于在解放后和新社会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生活在社会发展新旧交替，复杂多变的时代里的。我个人的生活虽然平淡无奇，不像那些有“风雨人生”的人们有那么多辉煌的或悲壮的故事可写。但凡人俗事也有情，平淡的人生也充满着坎坷与成功，悲凉与欢乐，充满着人间真情。我在童年时有过许多梦想，后来这些梦想有的成为泡影了，有的梦想成真了。我想就让我怀着知足与感恩的心情来写写这些梦吧，它多少也反映了我的一些平凡的人生轨迹。于是就形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凡人俗事也有情》。

陈百先识

于2010年3月



外婆 (1965 年)



外公 (1912 年)



外婆与母亲 (1946 年)



外婆与姨父大姨
及九个外孙 (195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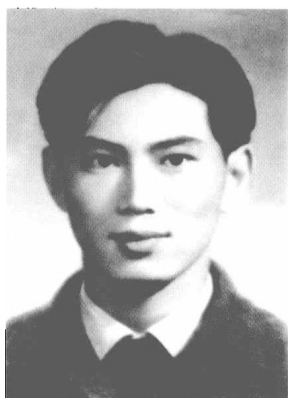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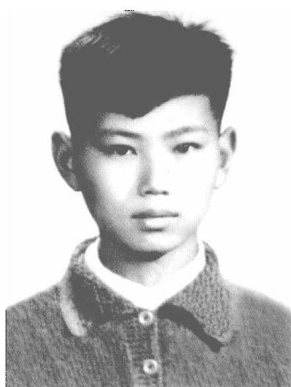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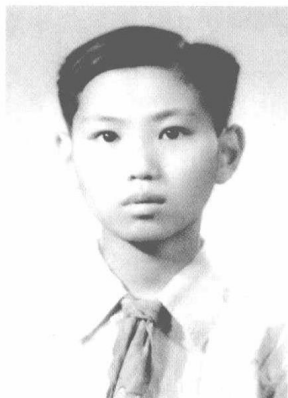
百先与庆庆 (1948 年)



源哥、百先、庆庆、凯先、正正合影
(2005 年)



凯先、百先、庆庆、正正童年



作者童年、少年及青年时代留影

序一	1
序二	4
自序	6

石头城里忆童年

■ 目录



故居花露岗	3
民国时期的建筑	5
最初的记忆	7
在四川的抗战岁月	8
抗战后的花露岗	10
我的母亲和父亲	13
上学	18
重返故居	20
花露岗游园	22
过去的上海生活	26
好人坏人	31
花露岗的大家庭生活	33
我们的外婆	35
我的姨父	37
我的大姨	41
爱国卫生运动	43
伟大的源哥	45
乘凉	47
那时的歌	50
花露岗的昆虫世界	52
外来的朋友	55
胡家花园	57
掩耳盗铃	59
看姨婆梳头	60
后门口的小贩	61



小书摊	63
楼哥和他的华侨同学	65
又一位新朋友	68
西瓜	70
医学的分歧	71
小公公和特务	72
我的学校	73
我的同学	74
秋游莫愁湖	78
中秋做客	81
学习的烦恼	83
并不寂静的夜	85
杨婆婆的病	86
秋去冬来	87
过年	88
春天姗姗来迟	92
黄土山	93
班长的家	95
春光都在柳梢头	96
春风又绿江南岸	97
雨花台	98
花露岗园子里的春天	100
流光容易把人抛	102
端午节	104
暑假来临时的变化	106
爸爸带着我们开始新的生活	108
中秋节	109
南京的庙	110
刀光剑影话侠客	112
尼姑庵里的“冤案”	114
花露岗周围的其他小庙	115